

經部

春秋分記卷七十

宋　程公説　撰

鄭世本第三

定公　獻公

聲公

定公

諡法純行不爽曰定

名寧簡公子昭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八年

昭公傳十三年秋七月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如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墠）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畿內）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南山有臺子産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傳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音玄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産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言為過謬者是先王無刑罰也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

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

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音古罪不亦鋭乎鋭小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呂祖謙曰子産不與宣子玉環後世徒曰子産能自立而已不知子産之深意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觀宋樂氏以揚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

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一事可見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產所以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子產處事凡百見微知著則精審詳密如此

夏六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才何切）賦野有蔓草（邂逅相遇）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舍命不渝）宣子曰起不

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既見君子子旗賦有女同車洵美且都子柳賦籜兮唱予和女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日靖四方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

手以拜　秋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傳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 魯大夫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 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 言必然 火出於夏為三月 昏見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得天正 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搏）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子產弗與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謂用瓘斝禳火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恐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有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

儆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先公宮人）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於四鄘（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秋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

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

然授兵登陴（撊遐板反 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

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

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瞻望晉歸赴之）既

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

弱（少也）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

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謀為禜為命切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傳二十年冬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九苻音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馬永卿曰子產長於孔子三十五歲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生推而上之得鄭悼公元年歲在乙亥而子產生簡公三年子駟當國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等作亂攻執政于朝子產討平之時年二十四矣簡公之十二年丁未子產為卿時年三十三雖為卿而在衆卿之下至

二十二年季札適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二十三年鄭有良霄之亂子產乎之始為政史記年紀聲公五年子產卒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而鄭定公之八年也其去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不應如此懸遠恐有一誤鄭悼公之元年乙亥至定公八年己卯計共五年若至聲公五年乙巳計三十一年當鄭釐公之時方晉悼公楚共王爭為盟主而鄭在二大國之間楚師朝

至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故鄭以玉帛待
而求彊者庇焉及子產為政悼公已薨平公嗣位
志不在諸侯六卿更用事而公室卑矣是時楚有
郟敖之難繼以靈王平王之亂而楚衰矣或有疑
孔子子產之年不應相去如此然子產平尉止之
亂乃襄公之十年後十三年孔子生昭公二十五
年晉趙簡子問禮于子大叔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子產云

傳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子大叔見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詳見禮樂書

經二十有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獻公 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名蠆定公子昭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定九年卒在位十二年

昭公傳三十年夏晉頃公卒秋八月葬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喪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

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傳四年春會于召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力鴆切甚哀曰黄父之會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扶又切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夏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經七年秋齊侯景公鄭伯盟于鹹叛晉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于衛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

傳八年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冬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經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傳九年春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欲改鄭鑄舊制私造刑書書於竹簡君子謂子然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晁補之曰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謂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

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李斯為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棄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産為政數難子産子産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産不得不屈子産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

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聲公諡法不生其國曰聲名勝獻公子定公九年嗣立是時大卿彊偪鄭鄭益弱二十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三十三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三十八年卒

定公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闕文安甫地名

經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傳十四年冬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經十有五年夏五月鄭罕達帥師伐宋公羊作軒達

傳十五年夏五月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哀公經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傳見晉

傳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嘉樂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經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秋宋公伐鄭

傳九年春鄭武子賸罕達字子姚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鄭有能者　夏宋公伐鄭

經十年夏宋人伐鄭 無傳

經十有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 凡六邑 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俱棄之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定十五年 鄭人為之城嵒戈錫 以處平元之族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宋大夫）以六邑為虛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雨衣）杖戈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右鄭始終春秋凡十六公書卒者十一不書者三有故者一聲公後春秋經終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之

論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爲國也難哉陳蔡許始終春秋甘心爲楚之從而鄭介于晉楚謀國得失之異可覆視也善乎蘇轍劉安世之推言之也轍之論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稱莊公然其爲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

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葢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書曰鄭伯克叚于鄢而左氏謂之鄭志葢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説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攸心發于中卒不可制葢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来者與之鄭幾于亡及晉悼公三帥諸

侯以敝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産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吴季札過鄭謂子産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産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安世之語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其後得子産然後鄭乃安然子産爲相時晉楚漸衰又能事晉楚大夫故終子産世可保無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

産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兼取之使學者由此以考鄭一代之行事葢信而有證云

春秋分記卷七十

春秋分記卷七十一　　宋　程公說　撰

曹世本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子曹叔振鐸成王克殷封之陶丘自振鐸至桓公十二世國在今廣濟軍定陶縣

桓公　莊公

僖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

隱公　靖公

伯陽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終生惠伯子即位三十五年魯隱元年至桓十年卒在位五十五年

桓公經九年冬曹伯使其子射姑來朝

傳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無傳

莊公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射姑桓公子桓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莊二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桓公傳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莊公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從齊桓公

經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

僖公

僖公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赤莊公子莊二十四年嗣立是年改元至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經傳不志葬卒日月

莊公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冬戎侵曹

曹羈（羈曹世子）出奔陳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為戎所納故曰歸）

經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無傳）

昭公（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名班僖公子莊二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七年卒在位九年）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

伯邾人于檉（詳見齊）

經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無傳）

共公　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名襄昭公子僖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九年卒在位三十五年

僖公經十有五年冬宋人伐曹

傳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經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襄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秋宋人圍曹詳見宋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發曹冢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事見二十三年盤飧之施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冬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並詳見晉

晁補之曰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為恒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恒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文公傳四年春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經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無傳

文公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名壽共公子文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四年卒在位十三年

文公經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

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經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　冬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夏曹伯来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趙子辨疑曰案周禮諸侯猶各以年數朝天子若五年諸侯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當無相朝之限有事乃行耳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来朝也齊與晉有隙以曹朝魯故伐之

宣公經三年秋宋師圍曹傳見宋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無傳

宣公 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廬文公子宣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三年卒在位十七年

成公經七年夏五月曹伯来朝

傳七年夏曹宣公来朝

經十有三年夏五月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夏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子臧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

檀弓下曰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成公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負芻宣公庶子成十三年殺大子嗣立明年改元二年晉執之三年歸至襄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成公經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

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劉敞權衡曰負芻殺大子而簒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經十有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傳十六年秋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霸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襄公經十有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隧林父子越境而獵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經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曹伯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武公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名滕成公子襄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七年

襄公經十有九年春葬曹成公無傳

經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

傳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昭公經十有四年春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無傳

平公諡法布綱持紀曰平

名須武公子昭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八年卒在位四年

昭公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傳十八年春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

悼公 諡法肆行無禮曰悼

名午平公子昭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七年卒在位九年

昭公經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無傳

經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

聲公 諡法不生其國曰聲

名野平公子悼公弟昭二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二年遇弑在位五年

昭公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而葬緩

隱公

名通平公弟榮史記年表云通弑聲公代立昭三十二年嗣立定元年改元至四年被弑在位四年

右聲公隱公不志於春秋然史記外紀所載者故存之

靖公 謚法恭仁鮮言曰靖

名露史記云聲公弟弑隱公而代之定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八年卒在位四年

定公經八年春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葬曹靖公無傳

伯陽

靖公子定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八年宋執而殺之在位十五年

定公經十有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

經十有三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

哀公經三年夏五月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

經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經七年秋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

郟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殿兵止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右曹始終春秋凡十五公書卒者十一不書卒者三有故者一聲公隱公之弒不見于春秋哀八年宋滅之

論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曰上下同力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説陽好之彊因言霸説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且曹實滅矣而書入者言其自滅也故削其見滅之迹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是罪在曹伯陽而惡不在宋也春秋筆削之法輕重抑揚厥有深旨後之有國有家

者聽辯言以亂舊政好游田以廢民事將自取滅亡而不之悟觀春秋書曹伯陽之事可以鑒矣

春秋分記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春秋分記卷七十二

宋 程公說 撰

燕世本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曰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陜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國僻且遠不通諸夏自名公至簡公歘二十九世始見于經案春秋又有南燕姞姓莊公二十年鄭執燕仲

父是也司馬遷繫之北燕誤矣在河北化外幽州

薊縣

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桓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簡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惠公

獻公

繆侯諡法名與實爽曰繆

鄭侯子立七年魯隱元年至桓元年卒在位十八年

宣侯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繆侯子桓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四年卒在位十五年

桓侯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宣侯子徙都臨易桓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三年卒在位七年

莊侯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桓侯子莊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二年卒在位三十三年

莊公傳三十年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魯莊公之三十年即燕莊侯之二十七年司馬遷史記及劉恕外紀蘇轍古史皆繫之北燕又曰使修召公之法則是為北燕矣

襄公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莊侯子僖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九年卒在位四十年

桓公 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文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七年卒在位十六年

宣公 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宣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四年卒在位十五年

昭公 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成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七年卒在位十三年

武公 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成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八年卒在位十九年

文公　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襄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四年卒在位六年

懿公　諡法愛民質淵曰懿
襄二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四年

襄公傳二十八年夏北燕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今朝晉

簡公　諡法一德不懈曰簡
名款懿公子襄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昭三年奔齊六年齊納之不克在位九年

襄公經二十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昭公經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經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冬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

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悼公　謚法中身早夭曰悼

世本以昭七年齊師平而還國人立悼公改元至昭十三年卒在位七年

昭公傳七年春王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罷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子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共公 諡法敬長事上曰共

昭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八年卒在位五年

平公 諡法內外賓服曰平

昭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定五年卒在位十九年

惠公 諡法愛民好予曰惠

定五年嗣立明年改元哀二年卒在位十二年

按春秋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奔齊傳曰燕簡公奔

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史記則以欵為惠公而以惠公為簡公外紀又以前後皆為簡公則是有兩簡公矣今依左傳以伯欵為簡公而以平公之後者為惠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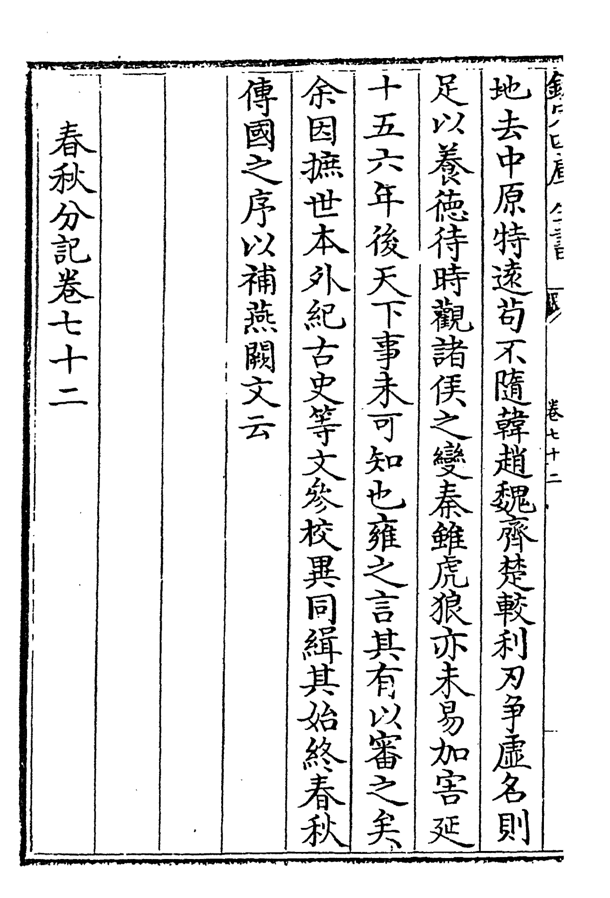
獻公　謚法博聞多識曰獻

哀二年嗣立明年改元十二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二十五年左氏之傳終矣悼三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右燕始終春秋凡十七公春秋不書獻公以下

後十三世而秦滅之

論曰春秋中國諸侯霸彊代興至于起自遠方而通上國則惟江南楚吳越馬燕召公之後國於北陸其地距中國亦遠與江南大略相似而僻陋滋甚終春秋世玉帛不通其在襄公之二十八年傳言北燕伯朝于晉而名不書逮簡公以嬖寵出奔因之略見于經世次年紀之詳經傳皆亡之雖然惟其僻遠而不與中國通也故歷春秋戰國最為永世西都郃雍嘗言曰燕處北陸之



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雍之言其有以審之矣余因摭世本外紀古史等文參校異同緝其始終春秋傳國之序以補燕闕文云

春秋分記卷七十二

春秋分記卷七十三

宋　程公説　撰

秦世本

嬴姓伯爵其先出自顓頊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是為伯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

美之秦仲之孫襄公為平王攘犬戎有功列為諸

侯賜以岐豐之地襄公子文公七傳更七十八年

穆公始見于春秋國在今秦州隴城縣

文公　寧公

出子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文公　謚法忠信接禮曰文

襄公子即位四十四年魯隱元年至七年卒在位五十年

寧公　沈約謚法寧字有謚人無謚法

文公孫大子竫公子隱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八年卒在位三十七年

桓公傳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

魏執芮伯以歸

出子

寧公少子桓八年寧公卒庶長弗忌等廢大子立之時年五歲明年改元至桓十四年庶長三父等弑之立寧公故大子在位六年

桓公傳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　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寧公故大子桓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十六年卒在位三十年

德公　謚法忠弘純淑曰德

武公弟莊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卒在位二年

宣公 諡法善聞周達曰宣

德公子莊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三十年卒在位十二年

成公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宣公弟莊三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閔二年卒在位四年

穆公 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任好德公少子閔二年嗣立明年改元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文六年卒在位三十九年

僖公傳九年冬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納晉惠公夷吾

傳十年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冬秦伯使泠至報問詳見晉

傳十一年夏秦晉伐戎以救周

傳十二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傳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

傳十五年秋秦伯伐晉三敗及韓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壬戌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簡璧罃弘姊妹）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秪以成惡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改館晉侯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晉賦也河東置官司焉並詳見晉

傳十九年冬秦取梁詳見梁

傳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傳二十三年秋九月晉惠公卒重耳及楚送諸秦公享之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並詳見晉

傳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納王襄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新注此見秦穆公好處與晉文自專之意甚不同秋秦晉伐鄀鄀降秦師

詳見鄀

經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經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

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詳見鄭

傳三十二年冬杞子三十年秦盟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自鄭使告

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来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遣政切）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音鮮）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癸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時文公未葬故襄公稍子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音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新注書序秦誓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其畧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兹黄髪則罔所愆古之謀人謂蹇叔等也今之謀人謂孟明等也

文公傳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

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嗤之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

諸大夫曰成子趙襄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胡安國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

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經三年夏五月秦人伐晉

傳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音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初舉孟明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經四年秋晉侯伐秦

傳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經五年夏秦人入鄀傳見鄀

傳六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昌遮切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

同之令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孫復曰或問秦穆公何如曰秦之賢公也然則死而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奪而殺之斯可謂之賢公歟曰以三良為殉非穆公過也罪在康公矣康公穆公子也子之事父也生則盡其恭死則致其哀葬則以其禮彼康公之事穆公也生則未聞其恭死則不見其哀葬則非用其禮而

又以善人為殉罪孰重焉且厚葬非古也矧用人哉行孝者國之大本也是故善為國者必根乎仁而本乎孝仁以懷其衆孝以奉其親彼則殺人以從葬非仁也陷父於不義非孝也觀乎穆公當國稱賢勸能棄罪捐釁用敗崤之帥飲盜馬之徒軍旅外嚴恩信内治所以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之賢公也豈其將死而有棄民之侈惡哉故曰以三良為殉非穆公過也罪在康公矣晉魏顆葬

武子不以嬖妾為殉懼陥其父於不義左氏傳而善之今康公葬穆公以三良為殉是陥其父於不義也不譏之得非明於此而暗於彼耶不然何先後之不顧如是哉矧嬖妾之微而三良之大乎古今罪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殉者而三良亦在其中耳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殉不可救止也史記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又曰獻公元年下

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穆至康其國俗既以願殉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法禁之

康公諡法安樂撫民曰康名罃穆公大子文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卒在位十三年

文公經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傳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時晉襄公卒晉使先蔑士會來

逆公子雍宣子與諸大夫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詳見晉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傳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經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見魯

經十年夏秦伐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經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

傳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晉師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傳十三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經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詳見楚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秦伯罃卒無傳

共公諡法敬長奉上曰共

名稻康公子文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四年卒在位四年

宣公經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傳見晉秦與國

經二年春秦師伐晉傳見晉報崇役

經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無傳

桓公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榮共公子宣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宣公經八年夏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夏白狄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秦人伐晉無傳

傳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詳見晉

成公經九年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傳九年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傳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犫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經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吕相絶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詳見晉

經十有四年冬十月秦伯卒無傳

景公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名厚桓公子成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五年卒在位四十年

襄公傳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雃苦田切乞師于楚將以伐晉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經十年夏晉師伐秦

傳十年夏六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經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秋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冬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傳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秦嬴歸于楚景公妹為共王夫人

經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

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報十一年櫟之役）

傳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欒鍼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乎對曰其欒氏乎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詳見晉）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夏楚子秦人侵

吳

昭公經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鍼其母曰弗去懼選懼選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女叔齊_{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賛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滛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詳見晉冬十一月楚公子干奔晉以公子圍之亂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来欲同於晉臣子干後来以為羇客矣史佚有

言曰非羇何忌新注非是羇客何須敬之言子干為客且所當敬

經五年秋七月秦伯卒無傳

傳五年冬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哀公諡法共仁短折曰哀

景公子昭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定九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昭公經六年春王正月葬秦景公

傳六年春王正月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傳十九年春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平王娶秦女夏令尹

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秦自是與楚好

定公經九年秋秦伯卒冬葬秦哀公無傳

惠公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哀公孫大子夷公蚤死定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三年卒在位九年

哀公經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

悼公諡法肆行無禮曰悼

惠公子哀三年嗣立明年改元十一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

哀公經四年春王二月葬秦惠公無傳

右秦始終春秋凡十五公書卒者六不書卒者八惟悼公後春秋經終悼公子厲共公以下十三世一百八十八年而始皇并六國及二世而項羽滅之

論曰春秋之世國於河東者晉為大國於江南者楚為彊齊國於山東秦國於河西皆天下形勢之國勢足以相扼力足以相抗故傳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此亦足以驗當時天下大勢所在矣然齊晉主盟中夏經營用力莫先於制楚而楚之北向以爭中原也嘗與齊晉角由江漢以犯間上國終春秋世以楚為虞雖然中國之霸既衰而荊楚之勢亦弊矣獨秦在當時以百二之勢帶山阻河縣隔千里地勢便利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其國無事而威莫加於東方雖與諸侯盟會而交贄往来彊埸侵戰止於河東之晉焉鬬克之遣聘士雅之乞師秦楚始

通而亦莫能以數也是以隱然獨彊於西陲而東方諸
侯亦無以難秦逮于戰國諸侯之大夫公族其權力與
其國君爭於是或遷其世祀割其土地如橫波悍流奔
潰四散各極其勢而止大國至有三分小國往往并滅
其相與歃血於境上者多非其諸侯之子孫也而秦則
祖禰相授恬然內安終之皆折而歸於秦焉勢也是何
也秦無事諸侯多事故也無事者日蓄其威而多事者
徒內自潰亂也聖人編詩十五國風之次列秦於邶鄘

衛王鄭齊魏唐八國之後葢以見其足兼八國而有之書費誓秦誓終焉亦以周無周公則天下必歸於秦也故備論之以記春秋戰國之變而秦之所以遂為秦歟

春秋分記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四　　　宋　程公説　撰

楚世本第一

芈姓子爵其先出自顓頊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

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吴回嗣之生陸終生

六子皆剖坼而産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

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

鬻熊曽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自鬻熊

至武王十七世僭號稱王武王之子文王莊十年春秋始書荆僖公元年伐鄭書楚人二十一年會盂書楚子由是得與諸侯齒楚始封丹陽今歸州有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自丹陽徙郢至九世平王城之今江陵府江陵縣東南故城在焉其後昭王畏吴自郢遷郡今襄陽宜城縣地是也

武王　　文王

堵敖　成王

穆王　莊王

武王 劉炫云號為武非謚

名熊通霄敖子蚡冒弟蚡冒卒熊通殺其子代立十九年魯隱元年三十五年伐隨隨人使請于周尊其號周不聽三十七年自立為武王至莊四年卒在位五十一年

桓公經二年秋七月蔡侯桓侯鄭伯莊公會于鄧

傳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傳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傳八年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秋隨及楚平乃盟而還並詳見隨

傳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

師圍鄾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傳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度也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紂王周武王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

騷卒盟而還_{卒盟貳軫}

傳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_{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 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_{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

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更為楚陳兵之法授師孑戟也焉以伐隨將齊音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文王謚法忠信接禮曰文

名熊貲武王子莊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始都郢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

莊公傳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戊申還之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程頤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荆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曰荆荆本子爵僻在蠻夷不能從中國政令居中國爵號王祭不共故

春秋外之莊二十三年書曰荆人来聘於此始能修聘而未能備中國之禮故秖書人二十八年荆伐鄭者猶前志也僖元年書楚人伐鄭至是始改號楚葢自此寖強矣故皆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唯秖書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於是始横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用見周衰微荆楚方張矣至秋之會則書宋公楚子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冬告捷以威諸侯也聖人復書曰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貶其爵又書獻所以抑其強爾從是後有事於中國皆用其爵唯貶而人之者各隨其事以見焉

經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傳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息啓楚伐莘 繩息嬀以語楚子楚

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詳見蔡

經十有六年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見齊傳

傳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公說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臣之於君分不可踰也鬻拳之諫君則是而臨之以兵則非人臣無將而以兵臨君將何所不至前則以兵廹君後則以刖自處若拳者殆勇而不知義非為臣子之法也而左氏顧以為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且飾以君子之言謂為愛君吾不知其說

堵敖杜預云不成君無謚號者楚皆謂之敖他倣此名熊囏文王子莊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二年弟頵與隨襲殺堵敖而代立經傳皆不書

成王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頵史記作惲文王子莊二十二年殺兄堵敖代立明年改元至文元年遇弒在位四十六年

莊公經二十有三年夏荆人来聘無傳

經二十有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新注齊霸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而出於三國蓋天下大勢所在

傳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夫人侍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傳三十年夏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公經元年秋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鄭即齊故

經二年冬楚人侵鄭

經三年冬楚人伐鄭傳見鄭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

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經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黄見傳弦

傳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不事楚故亡

經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見傳許

經十有一年冬楚人伐黄

經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黄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十八年春三月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按十七年冬十月齊桓公卒而鄭文公遂朝楚云楚子賜之金

經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胡安國曰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

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書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會陳蔡諸侯

而以鄭列其下益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蠻荆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蠻荆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經二十年冬楚人伐隨傳見隨

經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

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

經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秋楚人伐宋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文羋女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經二十有三年秋楚人伐陳

傳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絶句

傳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經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經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傳見夔冬楚人伐宋圍緡宋叛楚即晉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傳見魯

經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新注貫耳古者軍中之刑說文以箭貫耳曰聅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

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不克三月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事見齊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

使伯棼越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蔿賈以不能三百乘故欲杜之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文公用先軫謀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已巳晉師陳于莘北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子玉子孫伯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榮黄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詳見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傳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新注呂祖謙曰此二句處父自況謂子上若涉泜而来我必不半渡而薄汝此謂文不犯順我并退舍非是舍敵而走此謂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

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經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傳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立也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

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外救蹯音煩掌也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呂祖謙曰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三綱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禍以無三綱故也觀其上有天王而僣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嬀絶於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嬀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絶此春秋所以惡楚也

穆王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商臣成王大子文元年弑成王自立明年改元至十三年卒在位十二年經傳不書

文公經三年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見江

經四年秋楚人滅江

經五年秋楚人滅六傳見六

經九年春三月楚人伐鄭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九年春三月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詳見鄭夏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及楚平詳見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經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在僖二十八年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子家　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　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田獵陳名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
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子舟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
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
愛死以亂官乎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經十有二年夏楚人圍巢

傳十二年春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 羣舒叛

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莊王 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旅穆王子文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文公傳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

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經十有六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十六年秋八月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

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廪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乗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

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傳見晉

傳二年夏晉趙盾侵鄭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經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鄭即晉

傳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

下

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詳見周

經四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之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

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蔿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文成穆）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輈舟轅汰過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

文馬邧夫人使棄諸夢中雲夢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

經五年冬楚子伐鄭

經八年夏六月楚人滅舒蓼冬楚師伐陳

傳八年夏六月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罪也）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冬陳及晋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冬十月楚子伐鄭

經十年冬楚子伐鄭（傳並見鄭）

經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車裂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經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桓子欲還林父曰楚歸而動

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令尹蔿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彘子不可先縠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請擊之鄭

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来勸我戰我克則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必從彘子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示不欲和以疑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叔黨命去之（見六得一言不如楚）趙旃夜至楚軍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説（舒銳切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説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

唐惠侯曰不穀不徳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

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止也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

左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輜重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詳見蕭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以救蕭故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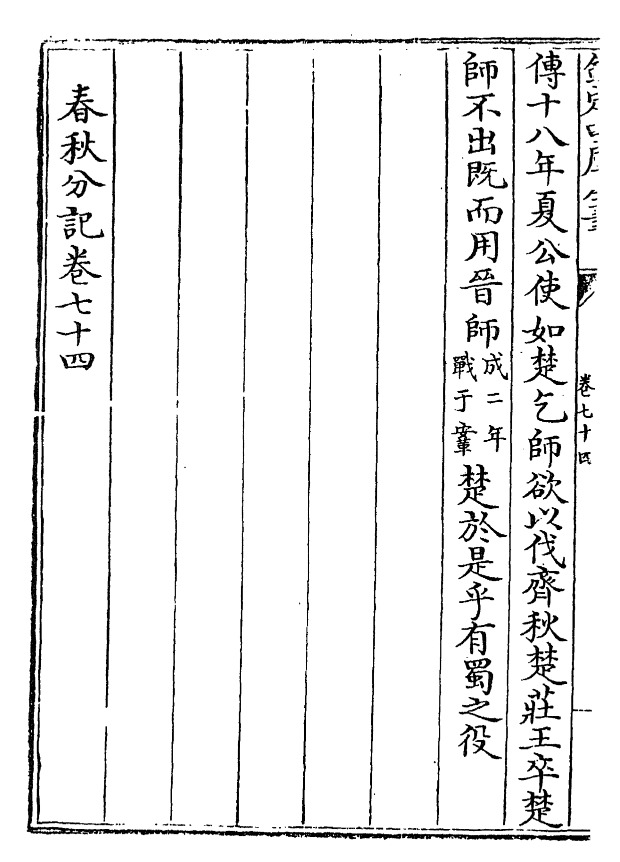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九月不能服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退三十里宋及楚平新注公羊言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粮亦見楚粮之欲盡宋雖不盟楚亦自退詳見宋

經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傳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春秋分記卷七十四